

00782
丁二

比较文学论文选

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部分

安 徽 大 学

中文系资料室编

1106
21

丁二

比较文学论文选

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部分

中文系资料室编

西方影响和民族风格……………唐 弢 (1)

鲁 迅

借鉴、创新的光辉范例……………沈淦丽 (29)

——鲁迅与果戈里同名小说《狂人日记》之比较

《死灵魂》与《阿Q正传》……………陶 丹 (41)

从《玩偶之家》到《伤逝》的比较研究……………吕香云 (48)

郭沫若

郭沫若与歌德……………杨武能 (65)

《女神》与《浮士德》……………姜 铮 (83)

《女神》与《草叶集》之比较……………黎 宏 (95)

茅 盾

《子夜》与《金钱》比较论……………张朋亮 (110)

郁达夫

郁达尔与日本的“自我小说”……………郭来舜 (133)

田 汉

田汉的戏剧艺术与席勒……………马焯荣 (143)

冰 心

冰心与泰戈尔……………方锡德 (157)

闻一多

闻一多与外国诗歌……………薛诚之 (181)

巴 金

巴金与西欧文学……………陈思和 李 辉 (194)

巴金与屠格涅夫 黎 舟 (222)

曹 禺

《雷雨》与《群鬼》的比较分析 秦志希 (238)

《原野》和表现主义 潘克明 (251)

《北京人》与《布雷曹夫》 邵荃麟 (268)

艾 青

摄取贵在融为新肌 陈国屏 (280)

——外国诗歌对艾青前期创作的影响

戴望舒

试论戴望舒诗歌的外来影响与独创性 阙国虬 (294)

附：《比较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

主要目录索引 (316)

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轮廓

唐 弢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中诞生的，深深地铭刻着五四运动的时代烙印，从内容到形式，从性质到方法，无不显示出这一引人注目的特色。五四运动的历史使命是反帝反封建。在初期的文化运动中，反帝的任务只是通过反封建的形式才体现出来，因此，这个运动呈露的色彩主要是对传统的否定——对几千年来压在人民头上的封建制度和封建观念的彻底的否定，人们大声疾呼：

“重新估价一切！”

这是一个口号。值得注意的是：大家并不认为这个口号太抽象、太空洞，反而觉得它是响亮的，合乎时代需要的；这是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历史的呼声，应当欢迎，应当贯彻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去。

狂热的情绪使人看不到冷静的思索。

轰轰烈烈的运动起来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代表进步力量，领导了思想斗争和文化斗争。批判传统的潮流无孔不入。在教育与伦理方面，反对读经尊孔，扫除迷信落

* 这是作者一九八二年七月参加在英国剑桥召开的第28届欧洲汉学会会议的专题论文。第一次发表。发表时，由作者对后半篇作了较大的修改与补充。

后，轰动一时的是林蔡之争，古文家林纾将矛头对准北京大学，指责学校“覆孔孟，铲伦常”，蔡元培揭起“思想自由”的旗子，逐条予以驳复。在道德和审美方面，冲破精神禁锢，鼓吹个性解放，曾使全国侧目的是有关人体美的争论，军阀孙传芳压制上海美专，禁止雇用模特儿作画，说画人体是“裸裎诲淫”，刘海粟阐述艺术规律，区分了两者之间的界限。在语言和历史领域内出现了“疑古派”，钱玄同讽刺假古董，反对用古韵。顾颉刚编订《辨伪丛刊》，陆续刊行《古史辨》。他们对伪造的历史和冒充的古书提出挑战，震惊了整个学术界。文学领域内的白话与文言之争，平民文学与廊庙文学之争，同样是以反传统的形式出现的。不过论争的时间持续得长，不仅吸收西方影响的社会基础更加丰厚，人们从近代文明的思想武库中取得了更多的兵器，从容应战，积极创作，触及的范围格外普遍，声势也便越发显得浩大和深远了。

造成这一现象既有社会基础，也有历史渊源。

二

中国自一八四〇年以来，多次战败，多次兴起对外国的学习，虽然具体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比如通过日本学习英美，还是直接向英美学习，走法国革命的道路，还是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报刊上有过公开的论争。但主张打开门户，探首域外，向西方寻求真理——包括文学的真理，却成为比较一致的认识。这个渊源可以从两方面说明：一是翻译，开始介绍了大量西方作品，周桂笙、徐念慈、苏曼殊、马君武、伍光建等群起执笔，其中作用最大的是林译小说；另一是出国回来后对西方文明的介绍。游记、随笔、采风录、闻见记、杂事诗等等，雨后春笋，纷纷刊行，内容充实的不下几十种，叙录了西方社会的政教风俗，生活方式，在那时的年轻一辈中产生过并不很小

的影响。

先说关于西方文明的介绍。

这些陆续刊行的访问游记，尽管有些还比较隔膜，比较浅薄，比较简单，但也埋藏着不少珍贵的史料——文化史料和革命史料。现在似乎很少有人知道，清末最初介绍西洋绘画、雕塑、音乐、文学的，不是后来那些专家和大师，而是曾国藩门下号称“桐城派四大家”（也称“湘乡派”）的张裕钊、薛福成、黎庶昌、吴汝纶。他们在《出使四国日记》、《出使日记续刻》、《西洋杂志》、《东游丛录》里，对西方艺术作了绘声绘色的描画。而最初将郭脱派（哥特式）建筑和罗马派建筑作了艺术的比较，状其特点，在绘画方面阐发光的作用，“光肖，则无笔不肖”的，也是出身封建门第的大家闺秀单士厘。单士厘的美学造诣很深，她在《归潜记》里，还对劳贡（拉奥孔）雕像作了具有高度欣赏水平的分析，指出雕塑的三个形象展示了三个瞬间：“老者正被噬，长子将被噬，次子既被噬。此三瞬者，感觉举动，迥不相同，……而全像呼应，仍不少乖”。在当时确实算得很高的见解。在革命史料方面，我只想提一件事：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工人武装起义，从公社成立到失败，从巴黎到凡尔赛，有一个二十三岁的中国青年，在法国住了一年，他在“烈焰飞腾”、“死尸枕藉”的浴血斗争中，目击始末，从容记录，写下了工人被捕后栩栩如生的景象：有的抽烟，有的唱歌，“气象轩昂”，“盖虽被擒，以示无忧惧也。”（张德彝：《随使法国记——三述奇》）这是收在访问游记中的第一手材料，也是现在已经知道的由中国人执笔的关于巴黎公社的最早的实录。

不只是访问游记，我以为类似材料中特别值得吟味的是：有一部书叫《西学东渐记》，看来象是什么文化交流史，然而

不，它是留美学生第一任监督容闳的自传，根据个人活动描写了欧美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浸润。还有一部书叫《西潮》，又象是什么西方思想史，然而不，它是继蔡元培之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的自传，根据亲身经历描写了西方思想对中国思想的冲击。前一书结束于戊戌变法，后一书开始于中法战争后一年。两部书都是自传，都以日常琐事反映重大史实，通过个人感受写出了个古老民族的变化和演进。不是一时一地的感慨，不象访问游记的零星，许多人把来当作文学作品读。即小见大，绘状入微，一百年来外来风气对中国社会的阵阵吹拂，这里留下了依稀可认的眉目。

再讲有关西方文学的翻译。

一般说来，小说没有主观论述，反映生活比访问游记更客观。虽然描写的不一定是现代生活，但对了解和研究西方社会仍然很有价值。自周桂笙在《新小说》、《月月小说》上发表短篇译作，徐念慈也以“东海觉我”笔名，和曾孟朴等垦殖《小说林》上的翻译园地，一时介绍外国作品，蔚然成风。成就最大的是严复和林纾。严复介绍西洋近代思想，林纾介绍西洋近代文学，“译才并世数严、林”（康有为诗），正是大家公认的事实。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林纾翻译的作品共计一百八十五种，刊行成书的一百三十八种，有的散见于报章杂志，有的一直没有发表。林纾本人不懂原文，以耳代目，依靠别人口述笔录，造成了一些研究上的困难。在选题方面，作家作品，鱼龙混杂，也有虽是名家，译的却不是名著；或者虽是名著，郤已难以辨认，例如将兰姆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二十篇译成《吟边燕语》，另外又将莎士比亚原剧《理查二世》、《亨利四世》、《裘力斯·该撒》译成小说，这类情形很多。因此，直到现在，还有个别原作被弄错，张冠李戴，还有个别原

作没有查出来，成为无头案件。就译本说，林译大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入《说部丛书》。一九一四年曾独立出来，另印《林译小说丛书》，初二两集，都一百种。这些还算容易到手。有的比较难找，例如一九二〇年译出的法国作家克里孟索（G. Clemenceau）的《膜外风光》（Le voile du bonheur），初版为当时外交总长陆徵祥家刻大字本，绢面线装，宣纸精印。全书分十五幕，每幕间隙印青铜古器一叶，凡十六图，画象清晰，精致绝伦。书口均印“膜外风光”但和本文毫不相干，不知何以合在一起。由于版式奇特，找寻不易，客观上也成为普遍阅读和深入研究的障碍。

但是，不管怎样，在中国社会西洋化——也即近代化的过程中。开风气之先，林译的确起过很大的作用；一部翻译小说竟至成为官员阔佬的家刻本，事情本身已经充分说明，它在当时是如何受到社会的重视和欢迎了。何况一百八十种小说里，至少有四十种以上，是大家公认的世界名著。其中《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滑稽外史》、《孝女耐儿传》、《贼史》、《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拊掌录》等十几种，又被认为是优秀译本，译者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用古文译外国小说原是一件难事，林纾自称谨守“桐城义法”，要用司马迁写《史记》的笔调，将英国的司各德、法国的仲马父子“化”过来，可是事与愿违，遇上西方生活和异国情调，古文里出现“面包”、“牛油”、“小宝贝”等等，一句话，反倒被人家“化”过去了。难得林纾很有文学修养，对原书领会程度远远超过他的合作者——那些精通外文并为他口述的助手，因此听了梗概，便能驰骋艺术的想象，曲折地来传达出作者的原意。他的文笔尤宜于译述狄更斯、欧文的作品，现代文学名家如胡适、茅盾、郑振铎、阿英、钱钟书等都曾表示赞叹和欣赏。胡适称

道《拊掌录》说，叙事写情，富有特点，为古文开辟了一个新天地；茅盾赞扬《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认为除几个小错外，基本上保留了原作的情调，人物也十分出色；郑振铎以为《孝女耐儿传》译笔传神，文字幽默，甚至译出了一些最难表达的细微的地方；钱钟书举出译文重复粗疏的例子，同时又肯定其匠心独运的妙处，他还说：“林译除迭更司、欧文以外，前期那几种哈葛德的小说也颇有它们的特色。我这一次发现自己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理由很简单：林纾的中文文笔比哈葛德英文文笔高明得多。”钟书的评论是毫不含糊的，在严霜似的批评中夹着一阵和煦的春风，得来不易，这是个很高的评价。从这些现代文学重要人物亲笔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林译的影响之大。清末以林纾为主的对西方文学的翻译以及访问游记中对西方文明的介绍，鼓吹渲染，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的确确起了积极的先导的作用。

三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学上向西方学习的思潮越来越壮大，越来越高涨，到了“五四”反传统斗争时期，这种思潮终于形成了一次历史性的的大汇合，大爆发。思想解放，学术自由，有人比之于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也有人比之于十四至十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当时文学革命有个显眼的现象：无论是作家个人还是文学社团，都和外国文学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几乎没有一个作家或社团不翻译外国作品，几乎没有一个作家或社团不推崇一个以至几个外国作家，并且自称在艺术风格上受到他或他们的影响。采用白话译出的作品大量地出现，每个出版社都有专收翻译的丛书，其中最著名而又一直延续下来的，如商务的“世界文学名著”、中华的“世界文学全集”、开明的

“开明文艺译丛”、文化生活的“文化生活丛刊”和“译文丛书”……等，为时最久，出书最多，丛书虽非全集，却大都成套发行，往往给人以一种强烈的和深刻的印象。

在这里全面展开论述是困难的，我就谈谈作家个人对外国作品的介绍与翻译吧。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时被介绍过来而有显著影响的，很大一部分是现实主义的作家，譬如法国的莫泊桑，最初介绍他的李青崖是个散文家，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二十年代初，他翻译了包括四十六个短篇的三册《莫泊桑短篇小说集》，以后专门从事翻译，打算将莫泊桑短篇全部介绍过来，分二十册出版，结果译了《哼哼小姐集》、《苡威狄集》、《鸬鹚集》……等九册，包括一百另七个短篇，以后又补译《橄榄田集》、《天外集》两册二十三篇，他一个人译的莫泊桑短篇在一百五十篇以上。再说契诃夫。契诃夫的剧本《海鸥》、《伊凡诺夫》、《万尼亚舅舅》、《樱桃园》等，和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的戏剧一起，作为《俄国戏曲集》收入最早的“俄罗斯文学丛书”，于一九二一年出版。接着，写过诗和小说、后来成为文学史家的赵景深，准备专门介绍契诃夫的小说，他译的《柴霍夫（契诃夫）短篇杰作选》，计《香槟酒》、《黑衣僧》、《老年》等八卷，共计一百六十二个短篇，虽然译文受到鲁迅的指摘，却仍然因为契诃夫而受到广泛的欢迎。再有一个是莎士比亚。现在已经清楚，在一九一四年林译《吟边燕语》出版之前，早在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就有人将兰姆《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中的十篇，译作的《海外奇谭》一书，用“英国索士比亚著”名义，由上海达文社出版了。据我所知，此后剧作家田汉、顾仲彝，文艺理论家杨晦、吕荧……等，至少有二十一个人译过莎士比亚。译得较多的是：朱生豪三十一种，曹未风十二种，梁实秋（截至一九三九

年止)八种,方平六种;其中著名剧作家曹禺译的《柔密欧与幽丽叶》,诗人卞之琳译的《哈姆雷特》,另一诗人孙大雨译的《黎那王》,都是呕心沥血之作。曹禺、卞之琳的译文既忠于原作,又独具风采,在艺术上有出色的成就;孙大雨熔形象塑造与学术探索于一炉,匠心独运,为我们提供了一部不凡的译本;诗人戴望舒也译了《麦克倍斯》。在世界历史上,摄取别国文学的精华以促进本国文学,不乏先例,但象中国那样大规模地、由著名作家同心协力,亲自动手,在保持原作的风格与个性的同时,融会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使译作在艺术上成为文字优美、形象生动的杰出的再创造,却是少有的。根据上海真美善书店一九二九年出版的《汉译东西洋文学作品编目》统计,除去哈葛德、科南道尔等三、四流作家不算,到一九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中国一共翻译了二百九十九个西洋作家和五十个日本作家,一九三〇年以后,用单行本翻译过来的外国作家人数续有增加,尤其是第三世界各国的作家数字不断上升。全国解放至一九七九年止,翻译个人出有专书的外国作家二百七十六人,除重复的外,我们以专集形式介绍的世界著名作家大约为五百二十人。

列举数字令人疲倦,现在来谈谈这些作家对中国的影响吧。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用白话写小说的人,他回忆说:那时住在会馆里,想翻译,没有底本;想写论文,没有参考书;于是就写小说,这便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这和茅盾所说:“开始写小说时的凭借还是以前读过的一些外国小说。”十分相似。两人口气里含有自谦的成分,但鲁迅曾经受过果戈理、契诃夫甚至安德列耶夫的影响,不仅自己多次提起,也可以从他的创作里看出来:

他以幽默的笔墨描写日常生活，讽刺象果戈理，人物不多、场面简洁象契诃夫，又由此吸收其它影响，慢慢地建立一种看似平淡，却又深刻的含蓄的风格，为中国现代文学开辟了一条现实主义的道路。

鲁迅而外，在其他一些重要作家的作品里，同样潜在着外国的影子。我们从茅盾身上看到左拉和托尔斯泰，从郭沫若身上看到歌德和惠特曼，从叶绍钧身上看到莫泊桑和契诃夫，从冰心身上看到泰戈尔，从巴金身上看到屠格涅夫，从老舍身上看到狄更斯和康拉德，从曹禺身上看到莎士比亚和奥尼尔。甚至卢骚、王尔德、梅特林克、艾吕雅、瓦雷里，……都可以毫不费力地从中国作家中找到他们艺术的“代理人”。欧洲几个世纪先后产生的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在中国，短短几年或者十几年内，竟然同时出现，足以说明社会变革的急速，西方思潮冲击的猛烈，以及文学本身的未臻稳定。这个现象不仅表现个人气质的不同，更多的是反映了社团流派之间艺术风格和艺术情调的歧异。

一九三五年初，茅盾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作序，总结了现代小说最初十年的成绩，认为前五年（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创作比较岑寂，后五年（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六年）代表各个社团的刊物纷纷问世，流派丛出，创作开始蓬勃起来。他作了一个统计。根据《小说月报》的报道，当时有社团和同人刊物一百零一个（或计社团，或计刊物，社团有一个或一个以上刊物的，仍算一个）；再加《星海》记录的五十三个，共计一百五十四个，各树旗帜，争妍竞艳。较大的社团如文学研究会标榜现实主义，主张“为人生”。语丝社、白露社、曦社（出有《燭火》季刊）、绿波社（出有《绿波》、《诗坛》等刊）、蕙簪社、玫瑰社（出有《心潮》）比较接近这

一派。创造社标榜进取的浪漫主义。太阳社、流萤社、畸形社、血潮社、艺林社比较接近这一派。还有从不同角度提倡唯美主义的南国社、绿社（出有《绿》、《诗篇》月刊）、声色社。带有“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文艺色彩的弥洒社、飞鸟社、青年文艺社。赞扬古典主义的雅典社，拥护象征主义的狮吼社，介绍印象主义的摩社，宣扬国家主义的长夜社，倾向虚无主义的现代文化社。这些文学社团大抵都有同人刊物，他们的主张就公布在同人刊物上，有的还另出专集，发表阐述自己文学主张或者艺术主张的论文，刊登实践自己文学主张或者艺术主张的创作，百戏杂呈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倾向的重要的依据。

就我所知，文学研究会最初编了一本《雪朝》，就是八个会员新诗的合集，接着又以“会刊”名义印了综合性专集《星海》（上）；创造社编了两册合集，第一册《木犀》，第二册《灰色的鸟》；绿波社印了十三人结合的《春云》，弥洒社印了两本《弥洒社创作集》，绿湖社编《绿湖》，狮吼社编《屠苏》，彩虹社编《彩虹》，血潮社编《澎湃集》，励前社丛书之二《同轨》也是“同人创作”集，艺林社除编《秋雁集》、《海鸥集》两书外，还将论文单独印成《文学论集》。出版专集是当时文艺社团普遍流行的风气，也为一些同人刊物所采用。后来朝花社将译出的小说编成《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先后分《奇剑及其他》、《在沙漠上》（第三册《果树园及其他》未正式发行）等出版，其实也是合集，不过内容不是创作而是翻译。在选材上，在语言和风格上，在对待生活的态度上，翻译也无异于创作，它们同样反映了执笔者在文学主张和文学倾向方面的旨趣。而就外来思潮对中国文学的作用而言，翻译的关系也许更深一些，更密切一些。

那时介绍欧洲文艺思潮的书纷纷出版，其中最多的是日文著作的翻译，也有一些自己编写的，内容并不理想，别的领域有人出来代庖。我还记得有两部书，一部叫《新文艺评论》，是从从事文艺教学的人编辑的，从报刊杂志上剪录有关欧洲文艺思潮的文章。将这些现成的文章排比一下：根据“国别”，介绍了德、法、英、美、俄、日各国文学的“现状”，根据“家别”，阐明了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莫泊桑、古尔孟、王尔德、萧伯纳、惠特曼、霍普特曼、梅特林克、易卜生、泰戈尔等十四家艺术的特点；又根据“篇别”，选录了《前夜》、《父与子》、《灰色马》、《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书的序言；最后是根据“派别”，刊登了《文学上各种主义》（陈望道）、《自然主义的中国文学论》（李之常）、《文艺上的新罗曼派》（馥泉）、《未来派文学之现势》（沈雁冰）、《建设主义是什么》（幼雄）等五篇文章。这部书编辑草率，内容也比较一般，但因叙述文艺思潮的方面广，出版早，为我们留下历史的足迹。根据这些文章，可以进一步了解初期人们对西方各种文艺思潮依违迎拒的态度。

不久出版了另一部书。它是诗歌、音乐、美术、文学各方面重要作家的一次大合作，书名《华胥社文艺论集》。名曰《文艺论集》，里面却有诗，有散文，有翻译，看去象是文艺社团的合集。但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文艺界似乎没有一个华胥社，也从未听到过华胥社的具体活动。记得中国古代有个传说，一次，黄帝昼寝，梦游于华胥氏之国，“国无帅长，自然而已”，“民无嗜欲，自然而已”，醒来后“怡然自得，天下大治”。我怀疑华胥社也和华胥国一样，实际并不存在，只是表示这些执笔者对文艺的共同希望与理想。它刊登了梁宗岱、傅雷、萧石君翻译的《罗丹》（里尔克作）《艺术论》

(丹纳作)，《论文体》(居友作)，另有斐德的《爵基阿勒画派》，赛孟慈的《魏尔伦》(以上萧石君译)，哥德的《流浪者之夜歌》、鲁易斯的《女神的黄昏》、爱伦·坡的《赠海伦》(以上梁宗岱译)，古特林的《家里的和平》(王了一译)，以及《圣杨乔尔夫的传说》(傅雷译)；国人自己写的论文有王光祈的《音乐与时代》，朱光潜的《悲剧的喜感》，还有徐志摩的散文，萧石君、刘穆的诗。名著名译，荟萃一书，既发扬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传统，又以积极的姿态对待正在兴起的艺术风尚——不但介绍了爱伦·坡，又另外让徐志摩的学生翻译了波德莱尔的包括部分《恶之花》的散文诗。至于在这本书里，理论是作品的概括，作品是理论的依据，以集中的方式表现了各种主要的思潮。如果说当初《新文艺评论》的内容太浅，太一般，那么，《华胥社文艺论集》又似乎深了一点，专门了一点。不过真正从事文艺理论的人，却不难掌握它。因为这毕竟是写给中国人看的，选择给中国人看的，落笔之前已经或多或少地联系着当时文艺方面的实际。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发表在报刊上的一些卓有见地的介绍外国文艺的文章，以及这本《华胥社文艺论集》的出版，将“五四”以来西方思潮对中国文学艺术一阵一阵的吹拂，有意识、有目的地推向了汹涌澎湃的最高峰。

四

四十年代，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转折点。

任何西方影响和文艺思潮都不能不受社会生活的制约。从三十年代后期开始，我们的国家在各方面起了深刻的变化，战争改变了生活方式。文艺不再能维持原来的状况。有人说，三十年代革命文学没有从艺术特点着眼，正确对待政治一致性与艺术多样性的关系，西方思潮的传播受到限制。其实这只是表

面的现象。又有人说，四十年代群众文艺运动没有为历史的发展前途设想，适当地掌握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中国与外国的关系，西方思潮的作用还是被忽视，被冷落了。其实这也只是表面的现象。事实上，四十年代不仅介绍了许多西洋作品，不少现实主义的世界名著正是这个时期译出的。举例来说，傅雷和高名凯各自译了一套《人间喜剧》，汝龙的二十七卷本《契诃夫选集》，毕修勺的八卷本《左拉选集》，朱生豪的三十一个莎士比亚剧本，卷帙浩繁，备受注意。他们的确为翻译园地移植了名花大树，更重要的是，这些以写真实为主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译作的出现，推动了国内反映社会生活和客观真实的战斗的作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唤醒和促进了中国固有的现实主义的传统，通过创作实践，它们在民族革命的伟大战争中，得到了锻炼，得到了充实和发扬。

我觉得谈一谈这方面的问题也很有意思。

四十年代是民族意识继续抬头的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由鲁迅率先倡导，经刘半农、叶圣陶、朱自清、周作人、废名、台静农、张天翼、魏金枝等不断实践的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新的发展。老作家如老舍、茅盾、巴金、丁玲、欧阳山，后起的如赵树理、孙犁，各以其个人独特的艺术手段，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时代浪潮对文学创作的冲击是巨大的，社会生活牵引着西方影响和文艺思潮，它自然地抵制了一些东西，也自然地吸引了一些东西，从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看来，尽管依旧没有放松对西方作品和西方思潮的介绍，但文学创作归根结底是以生活为依据的，因此民族风格还是更加鲜明地体现出来。这一点并不矛盾，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和说明：

从生活出发，第一，民族传统的影响是历史的持续与发